

## 編輯室報告

春雨之後，時序已漸入夏。去年（2023）本刊如期出版了 36 與 37 期，並於五月進行了主編交接與編委會的改組。本期為本人接任主編以來的第一期出版，如履如臨，尚請各位多指教。在此深深感謝前任主編王智明教授、全體編委會以及編輯團隊成員的努力，讓我們能在厚實的基礎上，繼續為《文化研究》的出版努力。此外，感謝留任的編委（朱元鴻教授、劉紀蕙教授、林建廷教授、遲恒昌教授）、新進編委（呂欣怡教授、汪俊彥教授、林果顯教授、洪廣冀教授、黃宗潔教授、簡妙如教授、朱凌毅教授），以及現任編輯團隊（黃凱蘭、鄭力豪、蕭雯瑄、張書維）。沒有大家的支持與付出，學刊難以順利運作。

展望未來，我們將持續開拓新的學術議題。隨著本期的發行，便有兩個專輯如火如荼徵稿中。首先，是由臺大氣候永續學程廖昱凱教授擔任客編的〈全球越南〉專輯，希望能藉由關注越南與全球各地的連結與互動，豐富我們對於當代越南的認識與理解。另一個專輯則是由彰師大地理系朱凌毅教授擔任客編的〈尋找身體〉。該專輯以當紅的人工智慧（AI）議題切入，探究在如今感官不斷被各種技術、資本、國家等力量延伸與影響的時代，身體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又有什麼樣的重要性。除了以上專輯徵稿，本刊也歡迎自組專題與客編合作等不同的協作模式，期盼對文化研究有興趣的同伴，共同參與及經營這片園地。

本期內容包括五篇論文，以及一組思想論壇稿。首先，劉紀蕙的〈佛洛伊德、巴禮巴與「文明性」的悖論：政治拓撲學的難題〉，關注文明發展如何帶來了看似「文明」的暴力。劉紀蕙透過爬梳巴禮巴（Étienne Balibar）與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）對於「文明性」（civility）及「文明」（civilization）的詮釋指出，文明性可能成爲一種建構共同體的政治操作，並能藉此執行各種邊界的劃分與排除。而邊界的外部，自然就成了「合法」得以「不文明」的空間，也就是暴力之所在。劉紀蕙以台灣近年來的暴力事件爲例，進一步說明國家的公民身分，即是文明性政治操作下的一條劃分線：從台灣遠洋漁業虐死漁工事件，到柬埔寨西港的網路詐騙集團園區，都是所謂的非非法例外空間。在全球資本與國家的默許與支持之下，系統性地容許暴力發生。劉紀蕙對於文明性的反

思確有其洞見，不過，也在文明性與暴力兩者的關係上，留下對話與思辨的空間。因此，我們同時邀請該篇論文的審稿人蕭育和博士回應此文，希望藉由「批評與回應」的形式，深化巴禮巴對於文明暴力的批判，並對此提出可能的解方。

同樣關注社會中被邊緣化族群的論文，還有萬宗綸的〈「你是外國人嗎？」：台灣聽障者的口音與身份誤認經驗〉。該文主要針對台灣成人聽障者因「聽損口音」（deaf accents）被誤認為外國人的經驗，進行分析與討論。聽損口音是指，聽障者因借助聽力科技（助聽器與人工電子耳）轉換收音，對聲音的感知與聽人產生差異，而在發出的語音中，產生各式各樣不同的口音。該研究以高夫曼（Goffman）污名管理的理論出發，試圖釐清因聽損口音所被誤認的「外國聽人」身分，如何與聽障者原有的污名身分互相競奪。研究結果發現，對於部分聽障者來說，因口音被誤認為外國人，其實暗示著自身聽力的損失相當嚴重，才會被視為社會中的「他者」，這造成了聽障者的社會心理傷害。此外，被誤認的國族身分不同，也會影響聽障者在被誤認經驗中的感受。舉例來說，受到地緣政治情感與種族化的文化優越性影響，有受訪者會因為被誤認為來自中國或東南亞而感到不悅。相對的，部分被誤認為來自日本或韓國的受訪者，卻願意／刻意在被誤認的過程中，順應對方的指認佯裝為外國的聽人。有趣的是，此種佯裝外國聽人的經驗，也讓部分聽障者意識到自己的身體並非如想像中不可欲，對於障礙身體的認知發揮了正向的影響。

接下來的三篇論文不約而同地以藝術文本為主要的研究對象，試圖闡明這些藝術作品可以替我們帶來什麼樣的反思，並指引未來的可能性。首先是梁慕靈的〈從臺灣 IG 詩作的文學生產看數位詩的範式轉移〉。此文以近年來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詩作被發表與分享的現象為例，指出數位詩已進入新一代的範式。以 IG 詩作為代表的新一代數位詩，不再如前一代強調超文本、多媒體與互動的實驗性，而是主動適應既有的主流介面（如 iOS、Android），更強調視覺上插圖、字型、排版等元素配合的感受。此外，IG 平台上獨特的分享與標記（hashtag）模式，也讓詩作得以被大量轉發、複製與再生產，順利獲得更多注目。另一方面，受惠於 IG 介面操作的簡易性，詩作的創作和欣賞門檻得以大幅降低，人人都可以用多重的身分創作與評論。互聯網的社群功能不僅拉近了讀者與創作者之間的距離，也造就詩人先在 IG 累積龐大讀者後出版實體詩集的現象，改

變了詩歌的出版生態。總的來說，梁慕靈認為，IG 詩作已脫離了「傳統」現代詩純文學的菁英主義，朝向大眾化的讀詩口味與思維邁進。

劉永皓的〈分析蔡明亮《不散》從第 25 個鏡頭到第 39 個鏡頭：照亮暗黑影像的邊緣與考掘影片差異的晦義蒙太奇〉則探究電影中的蒙太奇手法。劉永皓開章指出，蔡明亮在電影剪接與蒙太奇創作上的巧思與成就，其實不亞於其為人津津樂道的長鏡頭。因此，本文以《不散》中的第 25 個鏡頭至 39 個鏡頭切入，揭示蔡明亮的蒙太奇創作如何拓展電影理論的可能性。首先，他將這 15 個鏡頭與其他經典的電影剪接手法一一比較其中差異，強調其無法被輕易歸類的特質。再藉由維托夫（Dziga Vertov）、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、高達（Godard）等人的理論，指出蔡明亮在《不散》中的 15 個鏡頭，其實是一種過於多義與抽象的晦義蒙太奇。最後，他借鏡阿岡本（Agamben）與迪迪·于貝爾曼（Georges Didi-Huberman）對於納粹集中營的反思，指出《不散》中的 15 個鏡頭可能存在著黑暗邊緣（dark margin）的見證。

林宛瑄的〈《三體》末日與《明朝》「墨日」的宇宙技術觀〉將場景轉換至小說中的科幻世界。文章以駱以軍的小說《明朝》，在文壇中所引起的科幻小說文類定義的討論為開端，揭示出該論文主要的發問：駱以軍的《明朝》，與其大量引用與依附的科幻經典《三體》，兩者的科幻取徑與科技觀，各自指向怎樣的道德宇宙動力學？又帶來什麼樣的後設科學提問？林宛瑄援引許煜（Yuk Hui）的「宇宙技術論」（cosmotechnics）指出，劉慈欣的《三體》對星際戰事科技整備的設想，並未脫離「科技行星化」（planetary phenomenon）的框架，亦即，整個宇宙仍以文明的技術功能為主要的評比標準，建構出一個共同的進步史觀，而無法產生支撐科技多樣性的環境。相對的，《明朝》看似低科技的科幻設定，卻能跳脫出現代科技的框架。透過對於明代袖下青花與水墨書畫形構的美學探勘，讓我們重思科技與文化之間的關聯。林宛瑄認為，將「科技與其文明背景貼合，重新置放回與其對應的宇宙現實中，也正是重新幻設『科技』的必要起手式」。

本期亦收錄了一組思想論壇：「後虛擬專題」。我們有幸邀請淡江大學英文系的涂銘宏教授進行導讀與校譯。該論壇共收錄了兩篇譯文，分別是吉田寬的〈元遊戲性寫實主義—作為批判平台的數位遊戲〉，以及井上明人的〈重設「戰

鬥」概念的遊戲〉，皆由早稻田大學文學部楊駿驍翻譯。這兩篇聚焦於後虛擬時代遊戲的研究，精彩有趣，深具啟發性。

最後，自本期起，本刊採用全新的封面樣式，望能給讀者耳目一新的感受與體驗。本期封面使用了藝術家鄧詠涵的作品〈I Must Lost〉。她的創作涵蓋繪畫、裝置與陶器，平面作品散見於世界各地的次文化場景。在〈I Must Lost〉作品中，童趣的人物與各類物件（花器、花朵、字體等）重組結構，融為一體，呼應本期各篇文章對於既有的社會結構、歷史記憶的反思與重組、現實與虛擬、科技與文化之曖昧關連，並指向一個更具有包容性、多元異質的未來。

黃宇儀